

華國

第四期

香港中文大學
崇基學院中國語文學會



學大文中港香
行印會學文語國中院學基崇

版 不
權 准
所 翻
有 印

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卅一日出版

華 國

第四期

定價

港幣伍元
美金一元

編輯者：

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
中國語言文學學會

香港新界馬料水

發行者：崇基學院中國語文學會

承印者：友

聯印刷廠

香港九龍新山道31號八樓

編者啓事：

鍾應梅教授所著老子新詮，已全部完稿，單行本在印刷中，故不續付本刊發表，敬祈讀者諒之。

目 錄

談五言詩	伍 俶	一——七
潘岳文補箋	王韶生	八——三一
論反訓	龍宇純	三二——四二
詩韻略論	林蓮仙	四三——五〇
詞學四論	鍾應梅	五一——七四
中國文學理論（續第三期）	何 朋	七五——一三四
東坡詩注述	黃君實	一三五——一四〇
論紅樓夢人物形象的創造	詹西陵	一四一——一六四
讀韓非子	陳耀南	一六五——一八二
謝靈運詩論	鄧仕樑	一八三——二四三

談五言詩（再續）

伍倣

曹氏父子

一、魏 武

五言到了建安，開始發展。而曹氏父子，尤其是子建，可謂「衝巫峽以迅激，躋江津而起漲」了。孟德功力，全在四言。短歌行，步出東西門行，善哉行，蒼勁樸茂，遠非韋孟父子庸腐板重之所能比擬。此姑不論。五言並有「天降時雨，山川出雲」之妙。我本來不相信文章真有古今升降的關係。怪的，曹公的五言，確是後來所罕見，固然，唐宋之後，集部太多，淺學所不能盡窺。六朝以前，作品有限，我沒有發見比他更好的。自然，我的見解，未必就正確，但舉北上一詩，此文選所錄，義歸翰藻無疑。

羊腸阪詰屈，車輪爲之摧。樹木何蕭瑟，北風聲正悲。熊羆對我蹲。虎豹夾路嘍。

皆自鑄瑋辭。全是漢樂府。卽詩品所謂曹公古直。在現在看起來，有點爛熟。這是由於後人因襲的太多，顯得陳舊。此在當日，卻是新采。而承以：

谿谷少人民，雪落何霏霏。

則詩品所謂甚有悲涼之句了。突突有神。曹植王粲七哀詩，風格相同，終有體弱之感，所以不能及。後來苦寒一類詩，度關山燕歌行飲馬長城窟下至沈約歲暮哀衰草等等，皆可以不觀。而唐賢之岑參杜甫，終嫌挺拔不足。必求比類，蔡琰悲憤，可以相方而已。而我最愛其薤露同高里行。這同文姬悲憤，王粲七哀，曹植送應氏詩，真所謂詩史。近人曾爲作注，不過只須略檢范書陳注便已明白。過於繁博，轉成喧奪。而吳志朱治傳引江表傳：

今曹公阻兵，傾覆漢室。幼帝流離，百姓元元，未知所歸。而中國蕭條，或百里無煙，城邑空虛，道瑾相望。士嘆於外，婦怨乎室。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……

則以此詩所載，還之於曹公之身。但文辭便無氣力。後虞預之文，有云：

自元康以來，王德始缺。戎翟及於中國，宗廟焚爲灰燼，千里無煙爨之氣，華夏無冠帶之人，自天地開闢，書籍所載，大亂之極，未有若茲者也。

亦晉代名篇，內容相似。而辭氣終嫌疲弱，不足起其文。唐詩惟岑參工於述亂，其云：

昨聞咸陽敗，殺戮盡如掃。積屍若丘山，流血漲豐鎬。千戈礙鄉國，豹虎滿城堡。村落皆無人，蕭然空桑棗。

又云：

羌虜昔未平，華陽積殭尸。人煙絕墟落，鬼火依城池。巴漢空水流，褒斜維鳥飛。

比較之下，盡情刻畫，總覺得沒有味兒。杜甫北征以外，像三吏三別彭衙行等，其醇醜厚薄，淄澠之合，易牙自能辨之，不欲徒費唇舌了。總之，曹公此詩，是五言初期作品，取法於古，全用文變入，是以氣力飽滿。加之以典實蒼古，最近於蔡碑。於詩則步出夏門行，豔歌何嘗行，秦女休行，及班固詠史，庶幾似之。自南齊以後，詩與文漸遠。此道，可以說「後遂無問津者」矣。同時繆襲樂府，尚有古意。後有劉琨歐陽建，亦似是而非。去之仍遠。不知近世通人，以我言爲何如耳。

二、魏 文

魏文詩遠不逮其文。至廣陵於馬上作：

……誰云江水廣，一葦可以航。不戰屈敵虜，戢兵稱賢良。古公宅岐邑，實始剪殷商。孟獻營虎牢，鄭人懼稽顙。充國務耕植，先零自破亡。興農淮泗間，築室都徐方。……

格調全似曹公。而雜詩二首，（文選二十九。）芙蓉池作一首，（文選二十二）輕綺之作，上承古詩，下開潘岳，似不成於一手。帝王之家。自有文學侍從之臣。卽論魏武諸令與文帝自敍，甚至於明帝自敍，（魏志有）格調皆極相似類，令人生疑。不過，以格調定文章之真僞，似不合於科學，但亦不能說完全不可以作爲佐證。至於雜詩及芙蓉池作，在當時確爲新體。當然，自潘安仁張景陽等既出之後，下逮羣謝，風華綺麗，踵事增華。魏文此詩，已等於大輅椎輪，無足比數。然開先啓秀，自是不朽之盛事了。惟茲篇與玄武陂作，言情寫景，約略相似；而於清河見新婚別妻與清河

作，結句亦同，亦見才思之短乏。餘詩亦未脫十九首之矩矱。不惟不逮曹公，且遠遜子建。詩品謂其鄙質如偶語，求之亦不可得——何義門說非——惟文則時有雋語。爲後世清言之祖，小謝學之，遂成佳語，應休璉初無所得也。

三、曹植

曹植才華，裴注引典略，與邯鄲子叔相見一條，可以見其大略。臨碣石以觀滄海，不啻是鑑湖一曲的小文人。我曾經說過，五言到了張茂先，十九首的氣力已窮。曹子建已後，體變已大，又是一翻天地了。

唐宋以降，詩的壇宇，更擴大了。語其新變，自爲古所未有。只是五言，變得淫濫，漫無中心，遠不逮歌行近體。梁陳五言，亦無新意，架屋施牀，令人生厭。妙在造句用字，比唐人要厚重典麗得多就是了。——此後惟東坡變古，自出新意，像泛頰論畫一類詩，聰明處可謂前無古人。此病仍在有句而無篇，所以子建五言與大謝，獨爲千古中心人物。詩品所評，實爲篤論。

我不復析論子建每一首詩，而爲之援古引今，明其原委。大抵「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」，此魏日之所同，而曹氏父子，亦不能標奇於風氣之外。樂府諸篇，則皆爲鮑明遠李太白之所祖述。而箠篋引：

驚風飄白日，光景馳西流。盛時不可再，百年忽我遄。生存華屋處，零落歸山丘。先民誰不死，

知命復何憂。怨歌行：

皇靈大動變，震雷風且寒。拔樹偃秋稼，天威不可干。素服開金縢，感悟求其端。公旦事既顯，成王乃哀歎。

樸拙處雖遠，遜薤露高里，風華處過北上引矣。

其棄婦篇云：

有子月經天，無子如流星。

贈徐幹云：

良田無晚歲。膏澤多豐年。

笠篋引云：

樂飲過三爵。緩帶傾庶羞。

靈芝篇云：

舉假以供養。備作致甘肥。貴家填門至。不知何用歸。

以及七步詩，皆鄙質如偶語，則又兼有魏文之體，亦與應璩同風。（本詩品語。）

陳王篇章，以白馬王彪一首爲第一。可以牢籠陳琳劉楨繆襲諸家。爲杜甫北征之所從出，——王
壬秋以爲出於蔡女。——而典重終不逮。此體杜所取法最多。茅屋爲風所破歌及遺興卽學吁嗟
篇。凡諸樂府，皆屬此一派。

而五遊，遠遊篇，仙人篇；則上法離騷馬賦，而下開郭璞。後來如李白夢遊天姥吟，杜甫漢陵行皆學此。惟杜有愴氣。

又陳思不獨根據漢魏當時格調，其風華綺麗兼有魏文王粲之體，而又加之以恢廓。且下開潘安仁張景陽，則又自爲一體。則公譙詩，贈丁儀，贈王粲，又贈丁儀王粲，送應氏詩，雜詩是也。公譙一篇，且影響及於謝靈運。即王子安所云：鄴水朱華，光照臨川之筆是已。

而雜詩之飛觀百餘尺，臨牖御樓軒。遠望周千里，朝夕見平原。烈士多悲心，小人媮且閒。國仇亮不塞。甘心思喪元。拊劍西南望，思欲赴太山。絃急悲風發，聆我慷慨言。

阮籍擬之，反其意而爲：

昔年十四五，志尙好詩書。被褐懷珠玉，顏閔相與期。開軒臨四野，登高望所思。丘墓蔽山岡，萬代同一時。千歲萬歲後，榮名安所之。乃悟羨門子，噉噉令自嗤。

陶潛承之，而爲：

迢迢百尺樓。分明望四荒。暮作歸雲宅。朝爲飛鳥堂。山河滿目中。平原獨茫茫。古時功名士，慷慨爭此場。一旦百歲後。相與還北邱。松柏爲人伐。高墳互低昂。顏基無遺主。遊魂在何方。榮華誠足貴。亦復可憐傷。

是清真輕澹之阮陶，亦受陳思之影響。

至於靈芝篇集古事而成一篇，尤異者精微篇集古詩數篇以成一篇。皆見其謀篇近於子家。獨備一

體，悉爲他人之所未有。在在見其淹雅。雖其思想未必高於楚人，而琢句亦不過本之漢賦。而名都，美女，仙人，盤石諸巨篇。絢爛已極。下方唐人，則雅俗殊致，而澆淳不同。但，人唯知曹詩典雅。不知去漢至近，所取法者，乃是現代之文，並非學古。所以讀曹詩者，必須兼研揚馬班張之賦。亦猶讀陶謝者，必須熟覽東漢魏晉之文。始有所得。大抵古今名家之學詩學文，必自近代入——他日擬著文專論此事，齊梁文人，「多累漢篇，師範宋集」，亦卽此理。事實具在，而文心非之。未爲通論。至於桐城文家，高言古文，用明人制藝讀法，取太史公之淺近較易曉者，求其聲色格律於數千年之上，已近可笑。而愚下者，且妄以左孟莊騷自標揭矣。因論子建詩，連類及之。

瑞安伍倣。時在香港。

潘岳文補箋

王韶生

論西晉文學者，必以潘陸爲首。宋書謝靈運傳論，謂降及元康，潘陸特秀。南齊書文學傳論，亦謂潘陸齊名，機岳之文永異。然孫興公論文，則以爲潘善於陸。（見世說文學篇），蓋騎省屬文，選言簡章，清綺絕倫，足資法式也。余講授潘岳文，歷時兩載。居平省覽李崇賢注，未盡愜意，因略有補正，間亦發揮己見，積得若干條。對於騎省之文，疏通證明，稍盡涓埃，然實不敢如杜元凱以左氏功臣自許也。其故訓方法，除力求形音義解釋確當外，並求以今語釋古語，以今制釋古制，篤守漢儒家法，茲承主編之屬，交華國發表，略識其緣起如此。

秋興賦

【題解】

案本篇李崇賢列入物色類，與宋玉風賦，謝惠連雪賦，謝希逸月賦同列。潘作前半描寫秋景，後半則說理言志，與孟堅幽通賦，張平子思玄賦同。

爾雅釋天：「秋，爲旻天。」郭璞注：「旻猶愍也，愍萬物凋落也。」禮：「秋之爲言愁也。」

本篇引宋玉九辯「悲哉秋之爲氣也」句則李善引釋名「秋，就也」以釋題旨殊有未諦。

氣候足以影響人類情緒，如文心物色篇：「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。……歲有其物，物有其容。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。……寫氣圖貌，既隨物以宛轉；屬采附聲，亦與心而徘徊。」

詩品序：「若如春風春鳥，秋月秋蟬，夏雲暑雨。冬月祈寒，斯四氣之感諸詩者也。」皆闡斯旨。

「四時忽其代序」：老子：「四時之運，成功者退。」

「萬物紛以迴薄」：鷗鳥賦：水激則旱（同悍）兮，矢激則遠，萬物迴薄兮，振盪相轉。」

「何微陽之短晷」：晷：日影謂之晷，月影亦謂晷。以土表測日影謂之晷，見玉篇，今謂之日規。

「蟋蟀鳴乎軒屏」：毛詩七月流火，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戶，十月蟋蟀在我床下。

「宵耿介而不寐兮」：案九辯：獨耿介而不隨俗兮，王逸注：執節守度，不枉傾也。離騷：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遼道而得路。則耿介者，光明也，均與不寐無關。故李注又引毛詩：「耿耿不寐」，耿與爛通，光也，言雙眸清炯不寐。

「登春台之熙熙兮」：老子道德經王弼注本作春登台，河上公作爲登春台。馬敘倫曰：熙爲嬰之借用字，說文曰：嬰，說樂也。

「斑鬢影以承弁兮」：案四六叢話引西溪叢話云：「斑鬢影以承弁兮，素髮颯以垂領」。五臣注

云：彪，髮下垂也。（長髮貌）說文：「白黑髮雜也。」李善注云：彪作彪，方料切。

「聞至人之休風兮」：案至人出莊子天下篇，除至人外，尚有天人，神人，聖人，郭象注：凡此四名一人耳，所自言之異。」

「齊天地於一指」：按李善注說指馬之義，引郭象注證之，殆不免於詞費矣。簡言之，夫指爲百體之一，馬爲萬類之一，此蓋泛就指馬說之，謂以我喻彼之非我，不若以彼喻我之非彼，明乎此，則人我兩忘，是非俱絕矣。又章太炎先生齊物論釋以唯識術語釋此數句，亦可參看。

「故出生而入死」：案此句見老子道德聲五十五章，韓非子釋文見解老篇，莊子大宗師篇云：「古之真人，不知說生，不知惡死，其出不訢（忻）其入不距」與此同義。

「行投趾於容跡兮」殆不踐而獲底，闕側足以及泉兮，雖猴猿而不履。」李善注無用一段，引莊子外物篇。墊（丁念反）一本作塹，崔謨曰：墊，下也，陸德明曰：「致，至也。」馬永卿曰：「以足外無餘地也」洪邁曰：學記：「鼓無當於五聲，五聲弗得不備；水無當於五色，五色弗得，不章。」其理一也。

「且歛衽以歸來兮，忽投紱以高厲。」李善注引楚辭風弭節而高厲，颯，舊本作徐，王逸注：徐，輕容也，洪興祖補曰：厲，渡也。司馬相如大人賦：「紛鴻浴而上厲」按高厲，猶高蹈也。

「泉涌湍於石間兮」：涌：水上出也，今作湧。湍：疾瀨也，急流曰湍。楚辭：「石瀨兮淺淺」水激石間，則怒成湍。

「澡秋水之涓涓。」：澡：洗也，借作修潔意；禮記儒行篇：儒有澡身而浴德，涓涓：水流也。

「玩游儻之澈澈」：姚鼐曰：「儻卽齧字，而經籍多誤作儻（見莊子秋水注）」

「逍遙乎山川之阿，放曠乎人間之世。」逍遙：一作消搖，毛詩鄭風：「河上乎逍遙」言優遊自得也。放曠：言閒散自在也。此兩句句法做莊子逍遙遊：彷徨乎無爲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大宗師：彷徨乎塵垢之外，逍遙乎無爲之業。故知安仁得力於漆園深也。

閑居賦

【題解】

案禮記仲尼燕居鄭注曰：「退朝而處曰燕居」。孔子閑居鄭注曰「退燕避人曰閑居」；又東漢張平子遊京師，四十不仕；順帝時，闕官用事，欲歸田里，故作歸田賦。安仁則以仕官不顯，思歸田里，故作閑居賦。元遺山論詩絕句之一：「心畫心聲總失真，文章寧復覩爲人，高情千古閑居賦，爭信安仁拜路塵。」查初白曰：「古今文人，文與行相違，又豈獨安仁一人而已哉。」

「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黯之目」漢書：「黯姊子」史記作「黯姑姑子」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吳仁傑曰：「史記作姑姑子，是也。」爾雅釋親：「父之姊妹爲姑」自史記言之，則爲姑之子，於黯爲內兄弟，自漢書言之，則爲姊之子。九卿：案九卿有周之九卿，秦之九卿，漢之九卿區別，見通典。漢之九卿爲太常，光祿助，衛尉，太僕，廷尉，大鴻臚，宗

正，大司農，少府（見漢書公卿表）

「四至九卿」：王先謙後漢書補注曰：「安歷官見公卿表者，元狩元年，書中尉司馬安（二年受代）五年書廷尉司馬安（二年受代）其二無考。」

「非至聖無軌」：老子二十七章：「善行無轍迹，善言無瑕譎。」言行事純依乎天理之自然。

「僕少竊曲之譽」：司馬遷報任安書曰：「僕少負不羈之才，長無鄉曲之譽。」

「忝司空太尉之命」：漢書公卿表曰：「司馬主天，司徒主人，司空主士，是爲三公」又見韓詩外傳及白虎通。

「廷尉平」：漢書公卿表：「廷尉正及左右監秩千石，是廷尉平次於廷尉監也。」

「方今俊乂在官，百工惟時」：見尚書皋陶謨，蔡沈書經集傳曰：「大而千人之俊，小而百人之父，皆在官使，以天下之才，任天下之治。」又曰：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，百僚百工，皆謂百官，言其人之相師，則曰百僚，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。」

「春稅足以代耕」：春，擣粟也。李注所稱，灌園粥蔬：李注所稱於陵仲子，卽孟子書之陳仲子，然此典實，非出於列女傳，而出於莊子。莊子天下篇：「子貢南遊於楚，反於魯，過漢陰，見一大人，方將爲圃畦，鑿墜入井，抱甕而出灌」灌園之義本此。

「傲墳素之場圃」：嘯傲之傲也，嘯傲，雍容，翱翔，浸淫，寢饋，皆用功及致力之意。場圃：詩七月：「九月築場圃」毛萇傳：春夏爲圃，秋圃爲場，其實禮園，書圃乃又壇之意。